竹書紀年集證

竹書紀年集證卷三十二

江都陳逢衡學

宣王上

宣王

原註名靖

元年甲戌前編同

春正月王卽位周定公召穆公輔政

史記周本紀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宣王卽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

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復田賦作戎車

統箋案周禮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鄭司農曰上地謂肥美田也註曰賦給軍用者也周自厲王奔彘田賦廢弛宣王卽位而復之小雅戎車既飭鄭箋曰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孔疏曰春官掌

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漢志
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三十四萬井戎
車四萬匹兵車萬乘王明齋曰以王畿千里居民之
數計之爲田一千六百同每同除山澤邑居溝渠道
路等三分之一爲六千四百井每井以上中下三等
一易再易計之一夫耕二夫之地實止四家以可任
者三人至二人計之每井十人故每同二萬五千餘
家可任者六萬四千人出車百乘徒萬人每五家而出
二人可任者六人而用其一也是千里之地合有四

千萬家爲車十六萬乘矣

衛鞅古之欲富國者莫如食欲彊國者莫如兵司徒

失職而國有餓夫司馬不官而邑多叛竊盖久矣致

治之君不敢少忽于此矣周自孝夷而降加以厲王

之虐所謂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者必改乎舊所謂張

皇六師無廢我高祖之命者必壞其紀守無具而戰

無署國勢尚可問哉宣王用是起而振之首以兵食

爲務卒成中興之業詢非後世守文無烈之主可比

衛案史記燕世家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
惠侯卒子釐侯立是歲周宣王初即位前編亦係之
元年與竹書合
二年錫太師皇父司馬休父命
統箋案詩序曰白駒刺幽王也箋曰刺其不能留賢
也其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正以其命太師尹氏
皇父爲三公故賢者欲去之也楚語重黎氏世敘天
地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
氏韋昭曰謂失天地之官而爲大司馬郡國志河南

洛陽有上程聚古程伯休父之國也關中更有程地

帝王世紀曰文王居程徙都豐故此加爲上程

魯愼公薨

衡案漢書人表及世本皆作愼公史記魯世家世表

作眞公詩譜序疏作貞公左傳文十六年疏及釋文

引世家作順公世家眞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

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眞公卒

弟敖立是爲武公據紀年爲宣王即位之明年距厲

王奔彘凡十六年與世家合

曹公子蘇弑其君幽伯彊

衡案史記曹世家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立已三年蓋上冐厲王陟之一年故曰三年其實宣王二一年也前編亦云宣王二年魯愼公羮弟敖立曹公子蘇殺其君幽而自立與紀年合幽伯曹詩譜疏引世家作幽伯誤

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

孫之駁曰史記周宣王卽位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

統箋案宣王時秦仲爲西垂大夫水經注秦水出大隴山秦谷歷三泉合成一水而歷秦川川有秦亭秦仲所封也鄭語史伯曰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韋昭曰秦仲嬴姓附庸秦公伯之子詩序曰車鄰美秦仲大有車馬其詩曰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小戎美襄公備兵甲討西戎其詩曰小戎俴收五楘梁輈王氏維貞曰秦仲誅西戎即小戎之詩是也朱子乃屬之襄公誤矣

衡案前編宣王元年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較紀年

先二年誤洪頤煊曰後漢書西羌傳云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爲戎所殺註連下數條云並見竹書紀年作三年疑誤余案漢書所謂在四年者蓋上冐厲王陟之一年也今紀年不誤

齊武公壽甍孫本無壽字

衡案史記齊世家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據紀年武公甍在宣王三年上距共和攝政十六年是武公立二十六

年卒也前編亦係之三年

四年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

詩大雅韓奕○世本古義曰宣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王錫命之據竹書爲宣王四年事序云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鄒忠允云韓爲武穆與晉同祖均屬望國諸侯之向背係焉而又密邇北國爲一方屏翰故莫亟于得韓黃震云前此厲王之世諸侯不朝入覲錫命之典視爲贅物宣王側身修行振舉精明一洗衰頹之迹尊文武之道而復之故封

申伯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命樊侯城齊所以懷東方之諸侯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以至淮夷不服則命召虎以平之徐方不庭則自將以征之規模宏大雖文武之世不是過也

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

詩小雅六月○世本古義曰紀北伐也宣王五年夏六月玁狁內侵王命尹吉甫爲將驅而出之于太原師歸自鎬行飲至之禮詩人作此以美之班固云周懿王時周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至懿王曾孫

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竹書事在宣王五年案焦穫涇陽相去止十數里涇陽在焦穫南蓋自周穆王遷戎於太原而太原鄰近遂爲玁狁出沒之地故始而侵鄗迤邐西行以及於靈夏等處將以內犯京畿見焦穫爲十藪之一其地美水草遂整居之爲久駐不返之計而時復鈔掠及于涇陽去周都不過三十餘里而近其勢亦孔岌矣安得不聲罪致討亟驅除之乎鄭云六月之師蓋宣王中興第一舉而不與江漢常武並列大雅者彼之爲告廟策

勲此之爲譙賓叙歎彼之爲六飛親駕此之爲四牡
祖征彼則歸功于天子而此則歸美于人臣詞氣固
不侔也申培說謂吉甫征玁狁史籀美之尚未足信
前編屬之宣王元年甲戌亦與竹書紀年不合
孫之騄曰九域志古京陵在汾州周宣王北伐玁狁
時立日知錄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詳其
地其以爲今太原府陽曲縣者始于朱子而愚未敢
信也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
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

陽縣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于涇陽註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凉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凉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太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于晉國也又案漢書賈捐之言

秦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叛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若書禹貢旣修太原至于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及子産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太原爲周之太原乎

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

詩小雅采芑○世本古義曰紀南征也宣王命方叔爲卒行三年大閱之禮遂伐荆蠻克敵而歸詩人美之竹書紀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卽此

詩事也案是年方伐獫狁而八月卽伐荆蠻其用師亦云憊矣通鑑前編以伐玁狁爲元年事伐荆蠻爲二年事與竹書不合然觀篇末有征伐玁狁蠻荆來威之語則南征固在北伐後也嚴粲云六月之詩事勢急迫采芑之詩辭氣雍容蓋北伐則四夷交侵初用兵也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粗定方叔乘北伐之威以臨蠻荆也陳傳良云北伐南征之詩班師特作六月之詞迫采芑之詞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序及子貢傳皆以爲宣王南征也觀詩中方

叔率止之語其非宣王親征明甚

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

伐徐戎次于淮

統箋案詩鐘鼓序曰刺幽王也歐陽永叔謂詩書史

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又自成王時淮夷不爲周臣

宣王時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幽王何得作樂於淮上

然則詩所云鐘鼓淮上果屬何代之王也今據竹書

宣王六年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次于淮則

作樂于淮上者蓋宣王也歐公謂宣王未嘗至淮非

也

鄭環曰常武匪紹匪遊當不至淮有三洲之久然竹書有次字詩亦言鋪敦淮濆亦爲時久而作樂亦情事所宜有

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

詩大雅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

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
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
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
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世本古
義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
戒然是時王親征徐戎自卽位至此已五用兵矣案
竹書紀年宣王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五年夏六

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鄭忠允曰宣王武功見于小雅者則有六月采芑見于大雅者則有江漢常武考之竹書紀年召穆公伐淮夷王伐徐戎然則平淮平徐二師蓋一時並發其錫召穆公命則紀年亦云歸自伐徐也徐自伯禽時已與淮夷相倚爲患故費誓曰徂兹淮夷徐戎並興穆王時徐夷僭號率九夷以伐宗周厲王時淮夷

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淮徐蠢動從來久矣
自宣王命吉甫伐玁狁方叔征荆蠻於是四方僭亂
以次削平其一則遣召虎一則躬董六師者緣淮徐
相距不甚遠慮其合而角我故分道出師以防侵軼
耳萬尚烈云夫伐徐何以濟淮徐北淮南其勢相倚
故淮徐倡亂每每並興則淮者固徐戎出沒之地常
遁逃藏匿以爲亂藪者也王師來自西北若惟直擣
順攻不爲東南壅截之計彼不難于歷淮浮海而天
戈亦有所難指者故命將之時即已定策于淮而師

之所至不曰鋪敦淮濆則曰截彼淮浦彼徐夷者勢不得越淮南下其來同也固其所哉此其所以爲王猶之允塞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

邑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世本古義江漢宣王命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尹吉甫作詩美之據竹書爲宣王六年事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劉汝楨云宣王淮上之役武功告成也蓋六月北伐首事四夷釆芑之南征次之故曰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此其證也荆蠻既平乃伐淮夷故常武江

漢二篇一是自將伐徐一是命將伐淮二師想一時並發王則將本國之六師而穆公則徵兵江漢以行者也知平淮在釆芑之後者荆蠻未平則穆公疆理不得至南海以南海之北正荆蠻之國故也一平淮而疆理至南海可見南海以內諸國無不從服矣今案竹書紀年其征伐次第實是如是朱子謂宣王命召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鄭云江漢明言伐淮夷常武明言征徐國何必取南北爲目曰淮夷則淮南淮北兼舉之矣

孫之騤曰曹氏曰宣王北伐之事大矣然止見于六月之詩其所任者吉甫一人而已至于南征見于采芑者則命方叔見于江漢者則命召虎見于常武者則命太師皇父而各言其成功則荆蠻淮夷之作難非一時其所任非一人

統箋案常武之詩曰徐方不回王曰還歸是王歸自伐徐之事也江漢之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是其錫命之事也

鄭環曰召公之當錫命久矣至是又有武功故錫之

一以見王之不急以異典報私恩一以見公之不欲以擁衞受殊錫

西戎殺秦仲

詩秦風無衣○世本古義曰復王仇也考史記稱宣王以兵七千與秦莊公使伐西戎正與王于興師之言合故仁山金氏編次此詩屬之莊公不爲無見也

又案竹書西戎殺秦仲事在宣王六年

史記秦本紀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

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並有之爲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爲太子

衡案秦本紀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据紀年西戎入于犬丘事在厲王十一年當秦仲立之三年本紀又云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据紀年厲王二十六年陟除去十一仍餘

十五年又加宣王六年共二十一再加以秦仲立之三年為二十四較世家多一年蓋王命大夫仲伐西戎在宣王三年而西戎殺秦仲在宣王六年是兩時不是一事洪頤煊謂西戎殺秦仲五字據西羌傳當在上三年下誤矣案本紀周宣王卽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是一事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又一事西戎殺秦仲五字連下不連上洪似誤會史記而又不知西羌傳乃約舉類敘之詞故誤以為當在宣王三年也

楚子霜卒

衡案史記楚世家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前編亦云宣王六年秦仲伐西戎死之楚熊霜卒俱與紀年合

七年王錫申伯命

詩大雅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

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

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世本古義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襃賞申伯焉竹書載宣王七年王錫申伯命郝敬云詩至大雅作者之志愈遠而序者之義愈精故雲漢不爲救旱以明格天之德崧高不爲贈行以明親賢之禮烝民不爲贈山甫以表使能之功梁山不爲美韓封以紀馭福之柄江漢以下皆可知也　小雅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旣集蓋云歸哉我徒我

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世本古義黍苗營謝也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考竹書紀年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是年王伐徐戎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越明年始錫申伯命則營謝之舉在平淮之後

孫之騄曰潛夫論申城在南陽宛縣北序山之下申呂與齊許俱出伯夷之後爲姜姓申之始封在周興

之初其後中絕至宣王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于謝地里志南陽宛縣故申伯國宛縣者宣王改封之後也以前則不知其地

鄭環曰申侯而曰申伯蓋命為南方之伯以制蠻韓侯在北齊侯在東申侯在南秦莊在西而京師為之樞紐邊城其可靖矣

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

詩大雅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

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

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世本古義烝民宣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尹吉甫作詩美之據竹書事在宣王七年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樊地名仲山甫所封也杜預云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季本云野王本河内今屬懷慶府夾溙鄭氏以爲陽樊在濟源東南三十八里濟源南與河内相鄰卽其地也晉語王錫文公陽樊之田陽人

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樊仲卽仲山甫也毛傳稱仲山甫爲樊侯與竹書合孔穎達云山甫爲樊國之君韋昭謂食采于樊樊在東都之畿內杜預曰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

案據

困學紀聞愚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甫蓋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爲甫則尹吉

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
衡案韓詩以仲山甫徂齊爲封於齊杜欽亦以爲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今据紀年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則二說皆誤案毛傳云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淄也齊世家云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立是爲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是遷臨淄爲齊獻公當周夷王之時今宣王命城齊當在齊武公子厲公之世不得混合爲一朱子謂徙于夷王

之時至是始備其城郭之守此是確論潛夫論謂仲

山甫姓樊謚穆仲亦誤案樊是封邑非姓也

八年初考室

衡案詩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鄭箋曰考成也宣王

築宮廟羣寢旣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

謂成室何氏楷以斯干爲洛邑告成之時所作頗合

詩意見上成王十四年余案紀年宣王八年初考室

不當謾指宮廟羣寢言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又

曰父爲考意宣王當卽位之時國難甫定四夷交廹

未遑立厲王之廟至是戎翟俱已來享國人俱已大順故初立考廟亦曰考室考者厲王也亦猶穆作昭宮厲作夷宮之類耳或曰考者審也謂審昭穆也周自文武成康至厲王世凡十一周立七廟則文武已在親盡當祧之列然以有功當宗別立廟于西北東北謂之世室故曰考室文武世室說詳五禮通考卷五十八

魯武公來朝錫魯世子戲命

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今天子立諸侯而

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

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

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

人殺懿公而立伯御

衡案前編宣王十有二年魯侯來朝以其括與戲見

王王以戲爲魯太子今据紀年在宣王八年

竹書紀年集證卷三十二終

竹書紀年集證卷三十三

江都陳逢衡學

宣王下

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守于甫孫本守作狩

詩小雅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龎龎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

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世本古義車攻美大田也宣王朝諸侯于東都遂狩于圃田詩人美其能復古案竹書宣王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圃田卽此詩事也

統箋案鄭箋曰東都王城也圃草圃田之草也鄭有甫田孔疏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今案穆傳曰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用致諸侯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

則是宣王前已先名圃鄭矣

衡案東都成周也鄭箋以爲王城誤王城是洛邑在瀍水西此在瀍水東成王七年王如東都王歸自東都卽其地也

十二年魯武公薨

統箋案漢志武公敖卽位二年子懿公被立史記魯世家武公九年春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夏武公歸而卒今據竹書武公朝周在宣王八年卒于宣王十二年史記及漢志皆誤

衡案十二諸侯年表宣王十三魯懿公戲元年是武

公薨于十二年與紀年合

齊人弒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

統箋案世家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八案年表宣王十三年齊文公赤元年

十五年衛釐侯薨

衡案衛世家釐侯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

侯卒今據紀年鑑侯晃于宣王十五年與世家合前
編亦云十五年

王錫虢文公命

統箋案賈侍中曰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爲王卿
士韋昭曰虢叔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內括地
志虢故城在岐州陳倉縣東南十里

衡案虢文公疑卽長父之子宣王褒寵舊臣有加無
已二年錫大師皇父司馬休父命六年錫召穆公命
七年錫申伯命八年錫魯世子命至是錫虢文公命

二十三年又錫王子多父命居洛總計宣王之世凡六錫命然自七年以前皆報功之舉自八年以後則未免濫賞矣

十六年晉遷于絳

孫之騄曰穆侯徙于絳僖侯孫也水經注絳水出絳山西北流注澮邑日知錄云春秋時晉國本都翼在今之翼城縣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于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爲晉侯都曲沃在今聞喜縣漢志聞喜故曲沃 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縣之南絳州

之北歷惠懷文襄靈成六公至景公遷于新田在今曲沃縣當汾澮二水之間于是命新田為絳而以其故都之絳為故絳此晉國前後四都之故蹟也

統箋案史記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唐詩唐風譜曰太原晉陽是也唐叔子燮改為晉侯燮曾孫成侯南徙曲沃近平陽其孫穆侯又徙于絳云案漢志河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今據晉世家穆侯費生立上距宣王之立十五年穆侯遷絳與紀年合是漢志誤也

十八年蔡夷侯甍

衡案史記蔡世家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與紀年合蓋宣王之十八年也前編同

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弒其君懿公戲

史記魯世家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爲君伯御即位　十二諸侯年表宣王二十二魯孝公稱元年伯御立爲君稱爲諸公子云伯御武公孫○志疑案是年爲伯御元年非

孝公元年也攷世家及漢律歷志俱云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乃表并伯御之年于孝公通作三十八年何哉或謂當改書魯伯御元年移書魯孝公稱元年于後而衍去伯御立爲君十一字方得余謂宣王誅伯御兼黜其年遂以伯御十一年繫之孝公以孝公元年爲十二年如陳惠公探續先君卒年爲元之例故史公于世家著其實而于年表是年註曰伯御立爲君稱爲諸公子云於十一年註曰宣王誅伯御立其弟非誤也是以世家云魯起周公至頃公凡

三十四世世明係不數伯御矣再攷世家及漢書人表律歷志以伯御爲懿公兄括之子似伯御爲武公孫無疑而韋昭國語註以伯御卽括莫定所從表于是年以伯御爲武公孫于十二年復以孝公爲伯御弟夫孝公者武公之子而懿公之弟也謂孝公爲伯御弟則必以伯御爲武公子頗有合于韋註乃漢志以孝公爲伯御叔父人表又曰孝公懿公子兩相岐異俟折衷知者

統箋案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韋昭曰括武公

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宋庠曰今考魯世家宣
王立戲爲魯太子戲立是爲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
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自立則伯御乃括之子
明矣又案班固人表伯御懿公兄子與史記合今以
括爲伯御疑失之
衛案武公薨于宣王十二年至二十一年當懿公之
九年與史記合前編亦係之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
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

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志疑案庶弟當
依年表作母弟漢地里志亦作母弟鄭詩譜從之是
也詩疏曰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紀年稱桓
公爲王子多父蓋其字
統箋案左傳隱八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
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杜註曰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
封鄭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此以厲王之子宣王
之弟故稱王子多父卽鄭桓公友也世本鄭桓公居
棫林徙拾左傳襄十四年鄭子蟜帥師至于棫林杜

註棫林秦地是桓公初封京兆鄭縣後乃命之居洛也水經注曰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是曰桓公皇甫士安曰或言鄭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鄭氏徙居之故曰新鄭是新鄭之名亦始于桓公竹書云王命居洛是矣注又曰洧水又東石橋水出馬嶺山北逕鄭城西東去鄭城十里而北流注于洧闞駰謂之新鄭水蓋以桓公居洛爲新鄭故以石橋水在鄭縣者亦謂之新鄭水也世本言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

友于鄭竹書言宣王二十二年錫王子多父命居洛是多父卽友友時居洛已有新鄭之名其子武公襲封亦稱新鄭非武公遷洛乃稱新也古友字作𠂇與多字相近或稱友也薛瓚言穆王以下都于西鄭不得以封桓公者非是

陳鳳石曰史通引竹書鄭桓公厲王之子今本但言王子多父不言厲王子余案史通所云本皆與經典乖剌者若桓公爲厲王之子則正與史記合劉知幾不應云乖剌也疑史通有誤字耳

衛案居洛之命乃命之治洛邑非以洛邑封王子多父也至幽王二年乃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不得以二十二年之居洛當之也或此時别以鄭封多父為采邑故史記世本前編俱有宣王二十二年封弟友于鄭之文春秋地名攷畧云棫林即舊鄭咸林也詩譜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咸林之地國語韋昭註云鄭武公為司徒食于咸林系本云桓公居棫林徙拾杜預謂之舊鄭隱十一年鄭莊公曰吾先君新邑于此杜註舊鄭在京兆是也宋忠曰棫林與拾皆

舊鄭地戰國屬魏魏文侯十七年西攻秦至鄭而還秦昭王十一年初置鄭縣漢屬京兆後漢晉仍之後魏置華山郡兼置華州自是或爲郡或爲州據此則友所封之鄭在棫林乃秦地今陝西華州詩譜所謂宗周畿內之地是也統箋謂友時居洛已有新鄭之名大錯後平王六年鄭遷于溱洧始名新鄭以別於舊鄭棫林也則此時居洛焉得有新鄭之名即以舊鄭對洛言之一在陝西一在河南已不得相混況以四十一年後所居之新鄭爲即此乎

二十四年齊文公赤薨孫本作齊侯赤薨

衡案史記齊世家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前編宣王二十有四年齊文公薨子說嗣與竹書合

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

詩大雅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
先祖于摧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
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
胡寧忍予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
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
寧俾我遯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
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
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
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

卭昊天云如何里瞻卭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卭昊天曷惠其寧○世本古義雲漢仍叔美宣王憂旱也序云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以爲二年始旱積旱五年謐之此言無所憑據不可依信鄒忠允云嘗考竹書厲之末年頻

年大旱廬舍俱焚會其怪也卜于太陽兆曰汾王爲祟周定公召穆公乃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然則雨不係新王所禱明矣竹書宣王二十五年大旱王禱於郊廟遂雨雲漢之作意在此時觀其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則涖政蓋亦有年愚案不藉千畒據國語史記竹書係宣王末年事皇甫氏指爲初元致旱之繇其繆甚明乃皇王大紀于宣王二年以天下大旱書二四五年書旱六年書大旱通鑑前編亦載宣王六年大旱皆似祖詩序及謐說何

也董仲舒云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
曰云云今案詩中有王曰二字其非宣王自作明矣
孫之騄曰辨命論云周宣祈雨珪璧斯罄呂艮註周
宣王大旱祈雨罄盡珪璧于神明而雨不至

二十七年宋惠公覸薨 孫本無覸字

衡案史記宋世家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
公卒子哀公立與紀年合

二十八年楚子狥卒

衡案史記楚世家熊狥十六年鄭桓公初封于鄭二

十二年熊狥卒子熊咢立今據紀年宣王二十二年命王子多父居洛又六年而楚子狥卒是狥立二十二年而卒也蓋周本紀所云初封鄭之年即紀年所云命居洛之年同一時事故也前編係之二十有八年亦與竹書合

二十九年初不藉千畝

孫之騄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爲天下先瓚曰藉蹈籍也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之亂藉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

遵古虢文公諫王王弗聽

衡案周語宣王卽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皇甫謐泥于卽位二字以爲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虢公諫不聽天下大旱失之矣今據竹書

在二十九年下距千畝之戰十年近是

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三墳補逸六字甚奇與春秋石言于晉同

統箋案京房占曰兔止城上邑必墟初學記引紀年曰宣王三十年有兔舞鎬京漢五行志曰昭帝元鳳元年九月有黃鼠啣其尾舞王宮端門中亦是類矣

衡案兔陰類也舞于鎬京其驪山之應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不獨檿弧箕服之謠有以兆之也厥後晉孝武太元十三年有兔出于廟齊後主武平二年有兔出于廟是皆不祥之大者也京房易飛候

曰兔入王室其君亡

三十二年王師伐魯殺伯御命孝公稱于夷宮

周語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列女傳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伯御攻弑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宫將殺之保乃衣其子以稱之

衣卧於稱之處伯御殺之保遂抱稱以出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

統箋案韋昭曰夷宫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于祖廟又案唐孔氏詩正義曰宣王三十年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至此而漸也據竹書則伐魯在宣王三十二年詩疏少二年也

衡案史記魯世家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乃立稱於夷宫今據紀年伯御弒懿公在

宣王二十一年王師伐魯在三十二年是伯御卽位十一年也前編亦係之三十二年與竹書合

陳僖公孝甖

衛綦史記陳世家釐公六年周宣王卽位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是在宣王三十一年較竹書少一年前編係之三十二年與紀年合又案世本古義云衡門誘陳僖公也諡法小心畏忌曰僖公得此諡則序所謂愿而無立志者蓋近之矣

有馬化爲人

統箋案京房曰天子諸侯相伐民流百姓勞厥妖馬生人今馬之化人亦猶是也

三十三年齊成公薨

衡案史記齊世家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今案紀年文公薨於宣王二十四年至此九年與竹書合前編亦云宣王三十三年齊成公薨

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 衡案上距王命秦仲伐西戎三十年非二十七年說見後補遺

洪頤煊曰後漢書西羌傳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在使秦仲伐戎後二十七年事當在上三十年

三十七年有馬化爲狐

衡案馬化爲人以物類而干人道其兆爲邪占正淫犯義之象若狐則陰之至者也占曰馬化爲牛君且無兵馬化爲狐其國不昌是則然矣蓋必有以陰柔側媚蠱惑王心者是故君子觀于天而知吉凶之原觀于物而知善惡之應孫之騄引搜神記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有馬化爲狐今閱搜神記無此語格致鏡原引廣博物志周幽王生之歲有馬化爲狐孫蓋誤以爲搜神記也然其說俱不足信案國語世紀

前編俱云幽王三年始嬖褒姒與紀年合如是年幽王始生下距嬖褒姒之歲僅十三年豈有十三歲孩稚之物已知廢后立后如此者卽云在宣王三十三年亦止十六歲耳余案世紀謂幽王三年王嬖褒姒年十四年十四者指褒姒非指幽也以幽之三年加宣之十年正十四年以所生尚有一歲故也然則馬化爲狐其爲褒姒之兆明矣又統箋案開元占經引紀年曰周宣王三十三年有馬化爲狐余案韻府七虞引紀年是周宣王三十七年與今本合

燕僖侯卒

衡案史記燕世家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于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上距桓公封鄭十五年與紀年合前編亦係之三十七年

楚子鄂卒

衡案史記楚世家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前編三十有七年楚熊咢卒與紀年合索隱曰鄂一作噩

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

衡案條戎奔戎乃條姓之戎奔姓之戎與下姜戎同或曰條與奔皆地名孫之騄徐文靖俱以穆王時高奔戎釋之固誤鄭氏環又以逐戎釋奔戎亦誤案桓二年條之役杜註條晉地九域志條縣在冀州東北一百五十里樂史云郎有條國也據此則條戎爲條地之戎奔戎當亦如是惜其地無考

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逋

詩小雅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底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世本古義祈父王師責諸侯也序云刺宣王也愚案此王師刺宣王號令不行于諸侯而用兵無已考竹書宣王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周語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其時諸侯之師亦有在行者左傳所載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即其事也然諸侯之師皆無恙而王師獨受其敗則以勤王不力故耳故恨而責之毛鄭以爲此詩之

作在戰于千畝之時是也

路史國名紀僖公十一年有楊拒泉皐伊雒之戎二十二年有陸渾九州之戎陸渾河南屬縣楊拒不見而泉乃洛陽西南之泉亭伊雒之間則洛陽縣西南之故戎城皆姜戎也

統箋案周語曰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韋昭曰姜氏之戎西夷別種四岳之後也詩序曰祈父刺宣王也其詩曰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鄭箋曰謂見使從軍與姜戎戰于

千畝而敗之時也郡國志太原介休縣有千畝聚左傳曰晉有千畝之戰在縣南日知錄曰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案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是也又案晉世家穆侯十年伐千畝有功時亦惟王師敗

御奄父脫王

衡案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與竹書合而十二諸侯年表又云宣王二十六晉穆侯十以千畝戰生仇弟成師二說互異晉

世家亦云穆侯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子成師與年表合案紀年宣王十六年晉遷于絳詩唐風譜謂遷絳是晉穆公則順數至宣王二十六正穆侯十年也然周語及左傳疏俱云三十九年與周本紀合當爲晉穆侯二十三年表及世家不得云穆侯十年伐千畝有功也況左傳明云晉穆侯之夫人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是條之役在前千畝之役在後今據紀年宣王三十八伐條戎案伐條戎當在二十六年說見後三十九伐姜戎正與左傳合

若使戰千畝在宣王二十六年則反在伐條戎之前成師當爲太子仇之兄矣萬無是理且晉穆從王伐姜戎並無二役而前編乃云宣王二十六年晉師戰于千畝生子成師三十九年伐姜戎王師敗績于千畝兩載其事此蓋惑于年表世家之說而不知千畝之戰止一舉也其曰穆侯有功者亦以王師戰敗勤王有功耳而梁玉繩史記志疑乃云世家晉穆侯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成師是宣王二十六年事若宣王三十九年之戰距穆侯戰千畝時十有四年王

及戎戰于晉無涉何故取以名子此說與前編同誤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周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于農隙耨獲亦于籍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于

後嗣王卒料之

衡案統箋引春秋傳子産對叔向曰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又引穀梁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遂云此太原在平陽東北非也案宣王料民之太原在涇陽乃周地故料民以禦狄若晉陽之太原是晉地宣王何得料民于晉乎

戎人滅姜邑

孫之騄曰國名紀扶風美陽有姜氏城南有姜水毛氏曰邰姜嫄之國或即姜邑

統姜案後漢西羌傳戎人滅姜侯之邑水經注曰岐水逕岐山而又屈逕周城南又東逕姜氏城南爲姜水一統志姜氏城在鳳翔府寶雞西南七里

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洪頤煊曰後漢書西羌傳云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范史所引本竹書紀年之文今本二句倒疑誤

春秋地名攷畧隱九年北戎侵鄭桓六年北戎伐齊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謀伐山戎冬齊人伐山戎杜註山戎北狄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皆此戎也國語曰北伐山戎剌

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韋昭曰山戎今之鮮卑二國山戎之與也令支今為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海濱海北涯也今在永平府境

孫之騄曰地里志汾水出太原郡汾陽縣北山西南至汾陰入河蘇氏曰汾水出于晉其流及魏國名紀隰犁也一曰犁邱預謂濟南隰陰縣地名攷汾隰史記作汾旁蓋冀地之近汾者今曲沃縣西三十里有汾水左傳武公逐翼侯于汾隰即此也

統箋案後漢西羌傳晉人敗北戎于汾隰註曰二水

名非也左傳桓三年曲沃武公逐翼侯于汾隰林唐
翁曰曲沃武公逐翼侯于汾水邊也下濕曰隰

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

趙紹祖曰案後漢西羌傳王征申戎破之一段註云
並見紀年今本云敗于申語不同

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

詩小雅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
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
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

烏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世本古義黃鳥避讒去國也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其子隰叔出奔晉而作此詩竹書紀宣王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汲冢瑣語云宣王之妾女鳩欲通杜伯杜伯不可女鳩反訴之王王囚杜伯于焦杜伯之友左儒九諫而不聽并殺之後三年而杜伯射王周語內史過云周之衰也杜伯射王于鄗墨子引周春秋云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杜伯操朱

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今案竹書宣王以四十六年陟距殺杜伯時僅三載與瑮語周春秋所引俱合蓋杜伯爲祟也隰叔者杜伯子所以知此詩爲隰叔作者以復我邦族三語知之晉語訾祏曰昔隰叔子違周難于晉國生子輿爲理世及武子以受隨范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豖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韋昭云豖韋自商之末改國于唐周成王滅唐而封晉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張守節云周

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據前數說則晉地杜之
故封聚族在焉國旣被滅而仕于周然猶不忘其本
以唐杜爲氏今隰叔以父死非罪還歸故國故曰復
我邦族也
繹史案顏介寃魂志引周春秋曰周杜國之伯名恒
爲宣王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
鳩訴之于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因杜伯于焦
友左儒爭之王不許曰女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
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

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錡又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奈何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

知之奈何以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于圃田從人滿野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伏于弓矢而死

衛家宣王殺杜伯世不傳其何事墨子只言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並未云因何事見殺而汲冢瑣語及冤魂志所引周春秋乃有宣王之妾女鳩欲通杜伯杜伯不可女鳩讒之王王殺杜伯云云此言非實也意是時宣王之朝必有女鳩其人者嫉賢妬正以

謟変杜伯不得遂中傷之而杜伯因以見害耳女鳩當是人姓名案夏有女艾商有女鳩女方秦之先有女防晉有女齊女寬陳有女叔豈皆婦人乎後人不察以女鳩爲婦女之女遂訛爲宣王之妾而不知女鳩欲通杜伯者蓋欲自附于清流如王驩之朝暮見孟子也杜伯不可者小人不可與作緣如孔子之不見陽貨也而瑣語及冤魂志乃影撰爲宣王妾云云不亦論古無識貽笑後人哉困學紀聞曰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

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與可見矣何氏楷

以小雅沔彼流水作于杜伯遭讒見殺之時本此

晉穆侯費生薨

史記志疑案穆侯之名年表與世本及鄒誕本俱作

弗生世家與詩疏俱作費王索隱於年表云世家名

費生或作濆生其所引年表正文則單稱曰生而于

世家云或作濆王其所引世家正文則書爲弗王何

參錯若是余謂穆侯實名費生王乃生字之訛弗與

濆乃費字之訛竹書作費生也魯魏公名費世家訛

作瀆世本訛作弗衛敬公名瀆世家訛作弗鄭悼公名費世家訛作濆索隱謂鄒本一作沸一作弗可以類觀矣

弟殤叔自立世子仇出奔

衛案紀年於宣王三十九年書千畝之戰與周本紀合當從之而三十八年書晉侯從王伐條戎必誤設此年晉世子仇甫生則下距穆侯卒之年僅六年再數至幽王元年晉世子仇止十歲耳焉得率其徒襲殺殤叔而自立乎余謂三十八當作二十六蓋傳寫

之誤耳則此時出奔年已十七成師生於宣王三十九較世子仇少十三歲如晉世家之說則此年仇已二十成師已十七矣

四十四年 原註晉殤叔元年丁巳

孫之騄曰竹書紀晉元年始此此其爲晉國之史與孟子稱晉之乘或卽此也

張宗泰曰近本晉殤叔元年七字係傍註今案左傳後序云紀年篇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據此則殤叔紀元自是竹書原文故特正之後仿

此又云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紀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據此則殤公以後自當用晉之年紀事如春秋之繫年于魯若此本之仍用周年則赧王之十六年爲哀王之二十年杜氏無庸推校而始知矣又案

水經注及史記各家注所引竹書俱冠以晉魏之年是殤公以前與夏殷二代紀事俱用王年而殤公以後紀事則用晉年魏國建則用魏年明矣至如後所書平王五十一年二月日食三月王陟皆同春秋之月與杜氏所謂用夏正之說不合此皆不可仍舊本之誤者今考定自此以下即如各書所引紀年由晉而魏而月分有顯與夏正殊者附辨一二庶後學雖無由見唐以前眞本尚可以知汲冡之例云

韓怡曰張氏本自晉殤叔元年至魏惠襄皆用大書

而不旁列槩以晉魏編年謂是竹書原文特據酈道元水經注所引耳不思竹書言夏殷周王事三代相承非比春秋起于魯隱終于魯哀即係魏史晉亦只宜旁列焉有周宣尚存忽以殤叔紀元之理而又改用周正顯悖春秋可謂鹵莽滅裂矣仍以悉遵舊本爲是

四十六年王陟

衡案宣王之陟周語謂杜伯射王于鎬者非也夫報施之道鬼神之迹原非盡屬無據而必援謬悠荒忽

之事以實之是亦好奇者之過也案自古無罪而見殺者指不勝屈其最甚者莫如桀紂之世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未聞于桀紂之死顯然報之也況宣王乃周室中興之主非如桀紂之虐其殺杜伯也非盡出於無因若杜伯則一賢大夫耳其忠于王室亦非龍逢比干比而必謂以枉殺讐王則吾未敢信也即依寃魂志所引周春秋有女鳩欲通杜伯之說則是殺杜伯者因女鳩之讒也杜伯報女鳩可也何必報王而乃甚爲其說曰杜伯乘白馬素車司工

錡爲左祝爲右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若親目熟覩者然不亦無稽之甚乎蓋其誤從墨子來墨子尚鬼故于明鬼下篇特爲此說而托于周之春秋夫周之春秋世無其書顔亦何從而見之哉且其說謂在殺杜伯後三年宣王田于圃田時今考紀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守于圃在宣王九年於其陟也未聞復有此舉杜伯亦何得而射于圃田哉至搜神記則云射中王心王卽心痛歸宮至夕而薨又云莫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此皆仍訛襲謬妄生斯說

總之未明宣王無兩守圃田之事宣王爲杜伯所不當讐之人周語與墨子爲不可信之書周春秋爲子虛烏有之託故一倡百和不復置辨如此也然其說汲冢瑣語亦有之幸而輯竹書紀年者未嘗以此條竄入否則滔天荒唐安所就正耶周本紀直云宣王四十六年宣王崩眞良史也而志疑引國語韋昭註反以龍門爲畧豈通論哉其尤可異者則封禪書有杜主故周右將軍之目索隱指謂杜伯豈以朱衣弓矢厥狀甚武遂因以將軍名之乎殊屬可笑

竹書紀年集證卷三十三終